



一九九六年，周肇平教授被提名出任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，並從候選人中脫穎而出。而港大學醫學院有機會進行problem-based learning 新課程改革。雖然挑戰不斷，但在任期三年後，周院長選擇辭去院長職務。

坐在院長辦公室，在短暫而緊湊的四十五分鐘裏，周院長從容地接受啓思的訪問。條理不紊的思緒及幽默的話語，使其人生經歷，喜憂，像一部電影般，迅速剪輯成充滿趣味的影片，栩栩如生。

啓：周院長爲什麼你會選擇辭去院長職務？

周：我想轉個方向，並且能多與家人相處，在工作方面，我剛被選爲醫務委員會屬下的 Educational & Creditation 小組主席，負責管理全港醫學院的課程，從學生入學標準到課程內容，教學方法，老師質素，畢業評估等都在管轄的範圍內。另外，我亦會回到瑪麗醫院的骨科工作，重新安排自己的研究和希望從骨科，將部門國際化，增加和亞太及歐美等地的合作。

在這幾年間，我在醫學院展開了很多新的改革，未來的幾年將會是一個「鞏固期」。開展了的新課程改革，比預期中順利而羅富國的重建計劃亦進行得如火如荼。在這「鞏固期」我相信Grace Tang會比我更適合。

啓：爲什麼會提名 Prof. Grace Tang 爲新任院長？

周：Prof. Grace Tang 曾任醫學院副院長，和我一起設計這些新的政策。她很熟悉醫學院的運作，對教學亦很有熱誠。再者，她的社會關係網絡比我大，籌款能力比我好。她在醫療界的聲望亦很高，曾以個人名義入選 Medical Council和 Academy of Medicine。她做事頗有「鐵娘子」的風範，好decisive。

啓：三年前爲什麼會選擇任職醫學院院長？

周：我覺得自己有些事要做，是從理智的角度去看現存的問題。我當

時覺得港大醫學院的士氣是需要提升的，應要多加一點生氣，於是，在任期間，我鼓勵團隊精神，籌辦annual dinner和出版newsletter等活動，希望能增加各部門同事的溝通，互相理解。另外，我亦希望改善外界對港大醫學院的形象，嘗試打好醫學院和傳媒的關係。對於舊課程，它將學生迫得太緊要，我認為新制能培訓出一群更靈活和肯發問的醫學生。同時，我亦希望藉著新制的tutorial system，令一向較為冷淡的大學師生關係得到改善。

啓：進行新制改革時遇過什麼困難？

周：當初我對problem-based learning也不是太熟悉，但知道世界有這樣的趨勢，於是便去學，暑假的時候亦會派一些老師到外國學習。當時大部份老師對新制仍有些保留，但始終得到一群中心小組的老師大力支持。於是在幾次大的faculty board meeting中，我提出了變與不變的利害關係，一再強調改革的重要性，不變就不會有新的資源，且會被世界淘汰。老師們對教育都是有理想的，再加上當時我從大學撥款委員會得到改革所需的資源，於是便開始了這項改革工程。新制進行到現在，都比預期順利，而且學生的整體表現亦不錯。

啓：你對醫學院將來有什麼期望？

周：我覺得醫學院在教學，研究和服務三方面都是要改進的。在教學方面，我認為西醫一定要和其他另類醫療融合，開闊整個西醫文化。如能把中西醫學結合，這個天地將會很廣闊，可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，給他們一個衝擊。在研究方面，我們的資源一直比較少，我希望可以從根底，連根重整，創造一些優越中心，專注研究某幾項發展。在服務方面，就主要由醫管局負責。

周肇平教授光榮地解下了一重責後，他對未來充滿期盼，並希望能多與女兒相處，至於絢爛或平淡，外界的定義其實亦不重要。